

頻

羅

庵

遺

集

頻羅庵遺集卷十一

錢唐梁同書

題跋二

明羅念菴先生詩札跋

念菴先生奇人也。大魁後才進一官，卽以疏請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旣罷官，杜門講學，以經世爲己任。年垂五十，絕意仕進，不出戶者三年。往往前知人事，王元美云：「羅如講師參禪，兩處著腳者，此也沒後相傳仙去。」嘗見之燕齊海上，不更奇哉！曾憶唐紀聞有段習於逆旅，遇孟叟約入恒山，山居引謁西室老先生，事習在山四年，但見老先生端坐正心禪觀，不食出戶，僅五六度。

耳扣之孟叟叟取晉書郝鑒傳吟讀之曰欲識先生卽鑒也先生之不可測識殆類是歟因讀先生詩札率筆識之空幅

按明史本傳先生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謚文莊而前輩詩傳所載皆云文恭未考孰誤

跋明沈民則度書四十二章經石刻

四十二章爲白馬西來譯漢首出之經精要賅備與遺教經辭旨相類最爲近古遺教右軍嘗書之此經宋紹興己卯僧智曇修復六和塔一時名公鉅卿自尚書沈該以下四十二人各分寫之鐫石龕山下至今遠近道

俗摹拓不絕蓋經典之與翰墨固有相應而顯者也雲
間沈學士在明永樂間書名最著有本朝羲之之目此
雖非其經意之作而筆法圓勁爲真迹無疑宜其護持
四百餘年完好不敝也今歸商邱陳方伯淮所遂壽之
石他日流傳當益廣遠耳特其前後分合煩簡增損與
宋刻頗有不同大約就禪和誦習之本書寫不復細校
也按毛氏祕書第四集載有此種與宋刻亦微有異竟
不知誰爲初譯之本也方伯屬跋其後并附識之如此

錄明錢孚于

嘉徵

松龕詩橐跋

秀水璵石錢丈

載

出共高祖前明侍御孚于先生手跡

見示并松龕橐一卷凡若干首屬同書錄之附詩幅後
自惟後進小生得充古人鈔胥之役以藉不朽何幸如
之

題明李長蘅西湖采蓴圖詩跋

檀園先生云西湖有蓴湘湖無蓴或當日如此近日并
三潭放生池左右皆無之矣間或有之不過近處寺僧
偶於水深處得少許餉客然亦不可多得也而市上所
賣實係湘蓴豈西湖爲蓴所壅不復再生而其種乃移
而至江東耶是不可知矣

跋董文敏臨晉唐三種書真迹

古人臨帖但師其意未嘗刻舟求劍也右軍蘭亭自唐宋以來書家無不臨之各不相似卽褚公猶帶本色此意獨香光爲能參破譬如雞頭末寺小沙彌食盡五百婆羅門乞醯摩羅首驚飛上天只虛空一撮便已落掌中此其所以爲神通也若令今人摹上三種書必不能如是

董文敏臨宋四家書冊跋

此予家故物也數年前爲僕人竊去今知爲鑒家所得予亦不憾第前此裝褱極精紙墨亦淨好無點汙茲則未免展轉受劫無復舊觀爲可惜也乾隆壬子十月十

又三日不翁重過眼題

又

跋後數日景高孫大兄持過贈予并執原主人札爲證
蓋得之桐鄉金氏者予始爽然皇然悔前言之莽鹵也
夫物之在人與在我一也我失之人得之而我且得見
之幸此物不終毀棄未始不大慰於予心也乃使得之
者轉疑我之疑人是予以一跋爲之要也惡乎可因暫
畱踰月復識數語歸之以懣吾過長至月之末不翁又
書

董文敏書準提呪冊跋

香光晚年書法得顏之髓故隨手皆妙陳徵君老境亦愈道逸可愛二公合作良不易得也據跋似曾刻過愚揣必不能刻卽刻亦必不佳蓋此種妙處在筆墨外一經鈎摹便索然矣自來佳刻畢竟下墨蹟一等者以此

跋錢撫棠樾所藏董文敏臨閣帖

予見思翁臨閣帖書多矣未有如此本之圓厚深湛者入後七八幅愈妙畢竟老年方有此超詣藏者珍重之
又

唐裴行儉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董公至妙之作大率用宣德鏡面或羅紋牋故其興會所到精采十倍不翁

又記

董文敏書楊魯源墓志銘墨蹟跋

楊冷然先生善擘窠書每牘書輒署吉州某不知爲楊龍友文驄父也父子異籍閱此卷始了然此古人所以重碑版文字也志銘凡二千餘言文敏書時年已耄耄故前後大小行楷不倫閱者往往以此少之不知古人作書惟無名心故能成大家看其精神到底不懈其性情自在流露處豈復他人所能仿擬予畱之几案間年餘錄其副而後卷還之備之其善藏焉弗爲墨豬算子輩所惑也

跋陶氏所藏董文敏墨蹟

思翁晚年一洗姿媚以唐法行晉人意迢逸之致如老樹著花江村所謂初看不覺佳愈觀愈妙者吾於此書亦云然書記庚申爲萬厯四十八年思翁六十六歲也

嚴氏石刻跋

右石刻九種石凡二十七枚內董文敏金剛經全卷卽今雲棲所藏墨本曾經御題者先是餘杭嚴氏明末於省城鳳山門外倡修崇聖禪室嚴氏能書者如順菴大紀印持調御又餘人初名敏改顯亭沈子觀渤諸先名缶名武順生各寫經典一通助成善緣因并摹一時名公若香光

董其檀園李流泉亭俞時幻如黃輝各墨蹟勒石陷壁

精藍雖區宇不寬為勝流觴詠之地經此者為之屢眷

矣近年以來住僧不飭菴屋頽毀碑石存者僅半嚴氏

後人立堂名錫誠者重先澤之畱貽懼名蹟之零落謀

於鄞之同族訥菴學博殿謬遷置錢唐齋壁并其家刻

之散見他所者亦徙而聚焉屬予記其顛末以垂久遠

予領之而以人事因循忽忽數載不意訥菴遽已化去

賴居經馮君省槐與訥菴同官交好不特為吾鄉前輩

惜此舊物且於故友未竟之事始終樂成之予故為此

石賀并為嚴氏後人賀也

題董文敏仿王叔明山水軸詩跋

乾隆丁酉六月陸君貫夫來才數日得此於市上遂攜過敝齋企觀畫樹全以八法行之與倪迂詩意合要之非董公眞健者不能有此筆也題字頗類吳興而遒古特勝可稱並絕天地間自有佳物但不遇碧眼睛者耳物聚所好豈不信然貫夫徵予題數語其上予不獲辭然恐點汙不少他日裝背撤去之予不怪且知感也

跋許崑木雙鉤董帖

雙鉤爲書家一種予嘗見吳門宋氏藏唐薛稷楷書卷是舊鉤本細看間有一二微露痕迹處若碑版上行書

倍難於楷法而此冊每遇渴筆往來曲折神理絲毫不走明知鉤摹而不能求其鉤摹之迹可謂神技可謂奇觀又何止下真迹一等云爾哉

明黃石齋先生詩石刻跋

石齋先生以經濟之才遇叔季之世忠義之氣炳若日星河嶽思陵雖知重之而譴謫頻加訖未柄用失天下望當楊嗣昌奪情入相三疏極諫至於申辨上前往復數百言爲千百世綱常名教之防面折廷諍辭氣懍懍何其偉也此詩十四首玩其詩意及跋語當是九年復入朝時所作向爲賴古堂所藏先生裔孫希齋

元規宦

於浙得之子表弟及湘芷所因泐石以廣其傳吉光片羽無非寶氣希齋歷宰大邑所至輒著循聲世德作求其來有自鐫旣竣復爲識數語黃氏子孫其世世寶之

書溫忠烈公

璜原名以介

札後

忠烈公遺命手跡其裔孫一齋旣勒之石矣此札亦一齋所藏內鄭超宗

元勳

數語頗有關係想彼時鄭欲吹

散楚軍事在隱約不意崑岡之火玉石俱焚又誰復諒其心者忠烈與鄭同年同官并相契厚爲表而出之曰與殉難並節此五字卽鄭公死事定案也天壤間忠臣義士湮沒不彰者往往而有鄭公不見白於當日衆庶

之口而猶幸見伸於正人君子知人論世之心不旣多乎是可以慰故人於九原補史傳之闕失矣特爲之識其後

書溫氏母訓跋

四庫館載溫忠烈公母氏陸夫人家訓一卷其五世從孫一齋名純雕版印送親知予因得受讀焉但覺紙上蒼蒼稜稜有丈夫氣無一學究語宜其有是母斯有是子安得不令人起敬起畏也予性情紙案頭零殘格紙一行兩行不忍棄去因筆墨暇陸續取錄之計八十三條內有當合併者有語句重衍者有節孝曰三字可刪

者有闕疑待考者有誤字宜改者臨寫略加參訂既錄畢令工聯作長卷以示家人子弟并記於後

倪文正公家書跋

右倪文正公家書九通內云世間至樂無踰天倫故枚卜之舉誓不赴召公之孝公所以成其忠也展讀數過令人肅然起敬

爲王石交

樹

題倪文貞公畫石交圖

禮堂王君有愛石癖嘗以石交自號今年春偶游吳淞於友人處見倪文貞公畫石交圖立幅狂喜購以歸張之壁間從此七十二峯閣中又添一品石矣不特此也

文貞所與交之石實自其胸中吐出磊磊落落之石非
凡所謂石也石交以文貞所交之石爲交當其靜坐一
室形影相對不啻日與正人君子周旋誠有如詩中云
交盡世人唯得此者其平日滿堂滿室摩挲把翫之具
不過輪扁之所謂糟粕又其次焉也已

姜氏三忠志傳後跋

姜忠肅瀉里墓志黃道周撰并書給諫塚傳于顯撰鄭簠

書行人塚傳
徐枋撰并書

忠孝奇節往往氣類感召爲天地間成一不朽之物如
石齋先生書姜忠肅墓志爲之題籤者徐高士侯齋爲
之後跋者吳祭酒梅村此何等人物乃易萃集一時哉

更有異者予表弟及湘芷孝廉芳始獲此冊時慕之如
飲食飢渴寶之如頭目腦髓勿復它求矣無何復得忠
肅墓志石刻本并得二姜先生傳於是家父子不脛
而走如響斯應非感召而何抑有鬼神呵護之如干將
莫邪必飛合一處耶昔人云物常聚於所好此非玩好
之謂又豈好之而卽能聚之者乎其別有感召之深者
則又在乎藏者之品行氣誼默爲契合矣嘉慶立默閣
茂之歲涂月旣望跋

又

越二年湘芷復得侯齋先生作傳後與姜氏一札前後

有萊陽收藏圖書亦奇矣哉第不知奉世卽公子寓節抑其孫會耶按行人二十三歲中崇禎丙子舉人順治癸巳年四十沒去札中癸亥政合三十年之數其時侯齋固尚在也甲子夏五又記

書明孫忠靖公

傳庭傳跋

孫忠靖公一代偉人不必以翰墨見重人重斯翰墨重耳予嘗得公尺牘數行蓋與其鄉戴楓仲

廷杖

先生者

至今藏之篋衍今年春公之七世孫慶均字衡甫者來武林出詩冊屬題予惟公之事迹詳在前史不待鯁生復爲稱述適於衡甫寓齋見彙輯世譜記傳一編內有

華陰王山史

弘撰

所作傳簡古有法遂手錄一過以志

仰止之意或庶幾附名簡末以不朽焉

錄蔡忠烈公

道憲

尺牘并明史本傳跋

右蔡忠烈公尺牘長卷一件清溪戚餘齋大兄

芸生

寄

予跋尾者君向知予好收集前朝及國初諸名公書

問來札云君處若闕此家不必還我予感其意竟畱之

懼終無以爲報因照膽一通并附寫本傳一篇而歸之

先賢筆墨況出以忠藎手迹雖千金莫易豈末學拙劣

所堪抵姑畱此一段公案使異日知予兩人酬贈始末

云爾

贈及湘芷明黃陶菴自書詩藁跋

湘芷表弟嘗客游嘉定者數年所寓居卽陶菴先生讀書舊地曰濤閣以四周多松得名惜先生自書額已毀曾屬予補書之蓋景企前賢久矣一日過予齋睹此手迹輒愛玩不釋因舉以贈

姜西溟書謝天愚詩藁序墨迹跋

謝名泰宗字時望定海人崇禎

丁丑進士官給事著有天愚山人詩集

壬戌冬鎮海謝君仲諧

虎賢

過訪出示先世天愚先生

詩藁序一篇予一見卽曰此西溟先生楷法及讀竟署款乃萬先生言予方在遲疑間君曰姜嘗館于家此紙

相傳爲先生書未之信故以泰質予曰無疑也第序作於丁丑正先生成進士之年書在後非適館時故老境精卓如此近日先生手迹卽寧郡士夫家所傳出者亦多贗作此片紙真吉光也君其寶之君信予言裝背成卷屬予識其後

跋汪龍莊

輝祖

所藏前明朱氏雙節堂殘卷

感應之說吾儒所勿道然中庸言誠可前知孟子言誠能動物是卽感應之理然也蕭山孝子汪龍莊先生以兩尊雙節徧求天下士大夫詩文傳記以表揚其親數十年若性命以之者可謂誠矣因是不脛而走卽有以

明初雙節堂殘卷贈者其姓氏闕失末由咨訪又閱十餘年忽於市上故書中得無名氏雙節堂銘一紙敘其顛末始知爲天順間朱氏若合符節此皆苦節之精神歷劫不可磨滅故先後相顯彼此益彰亦其孝子天性之誠有以感之如此也予嘗讀南史孝義傳論情發於天行成乎已乘理闇至匪由勸賞云云乘理闇至四字造語創而精卽誠之說也予於此卷亦云然旣題其卷首復爲之跋

跋壽松堂孫氏所藏李太僕木版帖後

李太僕工書精鑒賞其摹勒宋元名跡宜其妙也此帖

尤奇在棗木版上圓潤生動精采異常比石刻殆有過之而向來知者絕少想太僕刻未竟不會行世者其中尚有篇幅不全處然不礙其爲佳刻也今爲壽松堂主人購得予一見詫爲奇絕急覓好手搨之其節目之暈蟲蝕之痕橫裂之理有似鹿皮斑者有似蛇腹紋者益增古趣非有好古之緣者安能一遇耶主人於上年曾得閣帖舊石今復得法書木版若干枚因思閣本若棠梨版者其精妙又不知若何信乎木刻之不必不如石刻也寶之寶之

明支汝同小楷冊跋

支鑑字汝同崑山人工於筆札駿駿入二沈之室早歲訓

蒙暇則作書自娛當時甚重之王仲初詩不下
數千言而書爲一冊其用心亦可謂勤矣此冊
舊藏予家先祖甚寶愛之今歸新安黃君德徽
因持來南都相示敬題於後天啟六年十一月
十八日文
元善識

崑山志稱支鑑不獨善書兼工小筆寫生而凡記載書
畫之家皆未之及世之精一藝而湮沒不聞者豈少也
哉然自天順至今三百年有奇猶有人藏弄而愛護之
雖缺首頁標題而本文起訖不失一字要其功力之專
不可磨滅故能如是而文氏一門書法之宗宜其鑒賞
不謬也龍池山人其善藏之

題憚南田山水粉本

南田山水難得此畫彙已蒼秀若此其妙正在有意無意間識者自然寶之乾隆甲午長夏頻羅居士借觀於芭堂張君所

題惲南田畫臘梅羅漢松扇面

庚申辛酉間積山師

汪惟憲

假館於清寧巷之包氏子兄

弟未弱冠皆執業焉一日師從市上得此扇以畀予弟其後南北散去絕不復問越二十年予歸里門偶見爲童稚所戲弄一面已被塗抹幸惲畫未損亟收而藏之又廿餘年弟沒猶子輩偕眷屬歸里予付匠誨重加裝治遂還舊觀一扇也閱五十年師弟存亡之感不可不

識故爲書其扇背

金誦清

萊

刻惲南田字帖跋

南田書全以神韻勝非朱墨所易鉤取自玉虹樓孔氏始摹入鑒眞帖中然未有如此之富者清獻閣主人精於鑒別酷愛南田書畫大半皆出顧厨所收又得澌水陳君希濂助其搜羅刻成上下二卷亦可稱大觀矣主人以拓本見贈遂識於尾

讀書牀銘跋

廣韻梘字注曰讀書牀其製舊矣故子美詩云花嶼讀書牀上書連屋又曰風牀展書卷散亂牀上書大率

可以坐而誦可以臥而觀可以左右抽取而無所不適
者唯牀爲宜惜古人之製不傳亦無有題咏之者掃葉
頭陀不知何許人而混沌先生過而銘之書之其文義
襍積奧衍字跡敍斜飛動望而知爲麋公狡獪也然則
馮君亦當時之勝流歟無軒居士陳焯得之四明故家載
歸湘管齋中又添一韻事他日北牕跂腳高吟而朗諷
之豈不遠勝於華胥雙門曲調哉原題云予日坐匡牀
偃臥其上攤書讐字
對客吮毫混沌先生過而題日是馮次牧讀書牀也何
可無銘戲撮韻語續成之他日再讀一過直是黃梁公
案中一通不了寐語也
掃落葉頭陀次牧識

諸氏藏前明劄付路引跋

職官添注之名明季始有之時海內多故需才亟而額缺有限則以添注寄恩冗焉安所諸先生以觸璫怒由雲南左布政使左遷此官崇禎初方有意枋用公遽以老乞休未幾會推南贛巡撫而公已先一月卒里第此劄付路引二紙登極恩例蔭也一給本官一給本生似監照而非監照亦足以見有明一代之制先生又裔諸君念齋吾友也藏此百七十年出以見示屬予芝案先生諱允脩字安所號會懸中萬厯辛丑進士劉念臺宗周葛屺瞻寅亮兩先生同年沒後志傳出一公手撰諸君六世祖也諱長祚者字永齡號秋鶴入本朝

不仕有芙蓉樓詩文集亦戢山爲之敘行諸君五世祖也

跋程端伯先朝遺事冊

孝感程正揆字端伯號鞠陵崇禎辛未進士榜名正葵入本朝改名官至少司空有書畫名書爲查梅壑士標所稱謂其能追險絕也此冊予借觀於湘芷表弟所并錄一過而歸之

甬上明人尺牘跋

予舊藏前人尺牘於明得二百餘家近爲金陵馮鳴老借鉤勒石祇十之一耳甬上黃君定蘭見而賞之因出

其所藏鄉先輩手札屬鳴老摹刻多予所未及見者若
豐考功坊施都督翰楊廉訪德政又爲君所未有予檢
篋中三札俾并刻之得二十六人不獨重其筆跡並擇
其人甬上多耆舊黃君畱心搜輯壽諸貞珉是亦表微
之一端也

華氏春草軒詩冊跋

華氏舊藏春草軒詩文及貞節堂圖卷各一予親家秋
槎三兄之九世祖棲碧先生爲節母陳太夫人作也元
明至國初諸名家手題翰墨在焉華氏世守三百餘
年於乾隆十七年家燬於火並爲烟燼此春草冊乃其

鄉朱君緒館於華氏愛其雙絕於未燬前鉤摹藏玩者至是乞得之然未全也數年前秋槎之令嗣校書文瀾閣見下永譽書畫彙考內詳載春草軒始末復得五七言十首皆此冊所無因錄出屬予補書其後予懼拙劣逡巡者數年今始塗抹歸之惰慢之罪知無可辭免也

顧寧人肇域志手彙跋

按先生郡國利病書序同時尚有輿地記一編此志疑卽初名輿地記者也其薈萃諸史首尾蠶頭數十餘萬言細行密注非他人所能傳寫宜此志不甚傳於世今爲許君周生得之可寶也昔王晉卿藏蓮華經七卷如

箸麤東坡題云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
廢彼或疑鬼工幻客所爲而是書廿冊出自大儒手迹
豈不尤奇絕哉

范忠貞公

承謨

手翰跋

書有以人傳者忠貞公書是也公不以書見長而字裏
行間一種方正嚴毅之氣令人起敬起畏吾鄉西湖向
有公書勾留處三大字額與此筆跡無異加縱橫焉聞
近日爲俗物撤去不知所在惜哉

黃文僖公

機

墨蹟跋

十年前以數金易得故家敗簾中物內有文僖公字卷

一紙款爲槎度者不知何人適聞公五世孫晴江上舍

濤自禾中移家會城因訪而贈之以還其世家手澤晴

江裝潢成卷跋其卷尾云云惜所謂宋竈印章未得一

寓目爲憾耳有友人曾覓之者曰官審非哥審也并記

於此黃跋云右高祖父文僖公遺墨卽公手著家鑑中

戒於火累代手澤一空今年正月晤侍講之嗣君曜北

詢公筆札具以實告曜北聞之侍講遂以此見歸卷尾

雲中白鶴印出宋哥審公所愛玩海鹽陳宋齋先生評

爲公長孫壻好之不敢請公知其意遂畀焉去年獲觀

於陳氏并讀宋齋先生珍藏記不一載復得此卷卷尾

復有此印珠還璧合事非偶然用記此以詒子孫乾隆

五十六

年三月

題王阮亭查初白兩先生尺牘後

法帖自右軍而下流傳者大率書問爲多蓋古人亦於不經意處勝也某嘗集明人尺牘甚夥其間或不以書名或以重名掩其書者雖草草數語自有妙趣近復畱意本朝諸名公札僅得一二十枚聞少宰西厓先生文孫融書上舍藏有先世往還書札因求觀之承以阮亭初白兩先生手跡見示兩公素不以書名且其詩文爲海內宗仰書特因是掩耳而一種清蒼秀潤之色各有自然流露之妙虛舟王吏部題其冊曰二老風流良不虛也某借觀許久爲各乞一通上舍初有難色旣乃許之屬錄其原文於冊尾蓋重惜先世之交情古道不

欲以尋常片紙隻字棄去也某感其意不敢辭謹補錄
一過並識其緣末如此

跋喬石林先生

萊

一峯草堂看花歌冊

癸酉十月旣望久晴之後繼以連陰一事不能作悶甚
適海鹽吳思亭兄

修

在省以所藏喬石林一峯草堂看

花歌冊見示越一日王丹生兄

槐

又以手種盆菊十六

貽我品格香色非尋常園菊所有於是日坐叢菊中焚
香煮茗且吟且賞三年衰病中未有此數日之眼福者
遂爲書之冊尾并爲此冊又添一重公案雖末學小生
望塵弗及而風流可挹如在諸名公前側聞緒論真不

勝其欣幸也

附錄查初白先生跋

一峯草堂者白田侍讀喬先生京師邸舍也丙寅初夏先生置酒海棠花下賓主凡九人卽席分險韻各賦七言長歌一章余亦與焉癸巳七月余長假南歸道出寶應先生令嗣介夫兄崇修攜此冊見示轉首前遊二十八年矣前輩風流零落已盡向與會而詩未至者則孫松坪致彌姜西溟宸英陳叔毅曾毅亦成異物惟慎行與西厓少宰兩人在耳感念存歿能無愴然

徐蘋村倬先生詩牋跋

右蘋村徐少宗伯八十四歲時手書詩牋與溫繼庵先生斐忱者先生亦同時有作其酬贈當在徐氏惜失去不得合璧溫氏後人一齋學博純檢先集錄而補之并和而序之緬二老之風流寶先友之遺跡可謂好事者矣讀一齋後跋溫徐不獨同社詩老舊有姻連今一齋更爲徐氏之壻東海女郎南厓賢裔後堂之秀書擅簪花述德之章詞成繼組珊瑚架底玉鏡臺前互相輝映是又一段佳話也辛酉夏五一齋以示錢唐梁某遂爲識之

跋陳句山太僕書冊

董華亭論書云臨摹最易神氣難傳蓋非識趣高遠卷軸古厚以我神智會合古人精神雖虎賁之貌中郎衣冠之肖優孟去而萬里矣句山先生性與學俱臻絕頂故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色香味不求工而自工不必定似而自似每一展看使人挹之不盡此四冊自晉唐至宋元無體不備尤爲陳氏寶玉大弓謹識數語而歸之

跋李晴江畫冊

晴江先生名方膺字虬仲通州人父玉鋹雍正初官福建臬使先生隨侍入覲以諸生授知縣歷任河南安

徽性亢直屢忤上官蹶而復起者再卒不得行其以終生平工畫梅大幅及小筆寫生全以胸中靈氣此冊雖隨意之作十指間拂拂有生氣非世俗所敬某倣某者也袁簡齋先生爲之墓志載文集中讀其誌可以知其人并可以得畫之品矣

跋周西隱所藏帖

己巳之次年卽西隱發解之年政在舍下居停明年偕予兄弟北上此帖之相賞或在彼時然不省記也屈指五十年故人宰木已拱而文孫旬占偶於舊篋檢得之以示予讀其跋尾不勝人亡琴在之感且西隱長予十

年以上友而兼師而跋中猶齒芬及予益加慙矣遂爲附識數語於後而歸之

原跋

右帖五種已巳秋在淮浦及門李君蘭浦持以餉余內黃庭樂毅論皆劣佛遺教經似勝而吾友山舟梁氏以爲凡俗山舟特賞曹娥一帖與余略同余晚學無師不足輕重而山舟固今日之大令也其言足據因於暇日墨其後將以俟夫知者

爲從孫

祖恩

寫論書冊

書之爲道小道也其妍醜不盡關乎學問而性情之淺

深因之吾家自曾祖下皆善書其性情深也爾輩平日但疏瀹其性靈而復以書卷浸灌之不患其不工前之所論抑猶是紙上陳言也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二月望後書付從孫詹子過此以往日益衰耗恐不復再能塗抹矣

書集杜卷子後

三伏未來遭毒熱二十餘日得連日大雨遂如已死復蘇然老屋三間上漏下溼幾無容膝之所局縮臥榻前纔數武耳無一事可遣偶檢此卷書之以了友朋一諾不意紙幅如是之長也愈寫愈不盡愈不盡愈寫自午

後至日沒始畢書之潦草可知亦可諒也詩則兒戲罪過尤不足當大方一笑姑以填塞空白云爾

題穆氏近文齋冊

漢以前碑版多不署刻者姓名唐宋始有之長安石工安民爲最著以其不肯鐫名姦黨碑後其事足以千古伎之工故弗論也至若爲文人學士所賞識而游揚之者殆不多見惟杜少陵有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詩前人謂是鐫刻者流又崇寧間李仲寧以開蘇黃詞翰得名黃大史題其居曰琢玉坊此見於王明清揮麈錄者今吳中穆氏父子世精其業開設廣肆號召能手

以售伎於江左凡黎棗珉石之役鴻章雅製之流傳舍
穆氏無以辨其所周旋大率皆名公鉅卿若古之杜陵
蘇黃其人者贈遺之作登諸簡冊如雲如椽穆君其足
以自豪矣哉而顧乞言於鄉里無聞之人又烏足爲穆
氏增價余竊自慙矣因讀諸公記敘而識數語於冊尾
云

寫佛說賢者五福德經冊

嘉慶十有七年壬申九月二十八日余九十生辰鄙性
向不欲舉觴稱賀卽家中子姪輩亦從不令其行簪韞
鞠脍之禮今歲諸親好屆期紛然踵至余拒不敢見竟

日閉門默坐無事是日天氣晴煖客以盆菊見遺者甚夥羅列庭中異色煥爛香到几研爰煮茗賞之適案頭有此冊興發作書卽以寫經爲余之自壽也可

自錄屬辭筐舉殘藁書後

駢四儷六五七律詩之作莫難於對偶音韻往往一句中用古制一字則工多一字不工倒一字則諧順一字則又不諧者古人臨文時亦權宜行之或變易本文或任意誤用古人之專輒卽後人之依據也古人之假借卽後人之口實也此又在編珠六帖諸類書外另標一例專事摘記者未曾有也余不學問見書不多然畱意

久居然成帙自予史六朝文及唐宋詩而止分十類曰
數目曰牽合曰變文曰稱名曰割裂曰歇後曰單辭曰
倒用曰別讀曰別解統名曰屬辭筐舉以備巾箱之遺
忘辭章之掇拾而已其舛鄙不欲使外人見也此零殘
數十葉余錄未竟輟去從孫詹子見而藏之以其爲余
手錄不欲毀棄又不繫乎此編云云也

頻羅庵遺集卷十二

錢唐梁同書

題跋三

跋汪重閔先生德容小學偶拈冊後

先生書學爲吾鄉第一卒無有知之者蓋自登第後被事謫戍不還故筆墨流傳絕少此冊所集在家書中隨時拈出寄其公子者久而成裘其間小誤不免固自言塞上無書攷證也然今人蒼雅林說之篇非不燦然插架而銀鐺杖杜觸手紛來用支代文將无混无如陸氏所譏者則又不可悉記以視先生之書空思誤者豈可以道里計耶前輩讀書不苟雖在憂患猶諄諄以小學

教子弟懼其不爲秀才而爲吏胥市僧意深苦矣至於
敗煤殘楮或楷或行筆筆顏筋柳骨卽塗乙改竄略不
經意處亦復古味盎然先生往矣此片鱗寸羽能無寶
惜哉北瞻甥金耀辰爲先生孫壻從其婦翁處乞得之裝
以示予畱之數年不忍釋手偶有所見輒以別紙標識
之後生懵學豈堪代匠指南竊用少補先生無書之旨
云爾

跋汪融若 大觀 藏重閭先生行楷書冊後

重閭先生楷法初學黃庭行書學率更諸帖晚年則一
意平原惜其早經患難流傳人間絕少嘗聞在塞上時

有請作壁窠書者苦乏巨筆以竹箸夾絮濡墨汁爲之
可謂書道之厄運矣設使先生在朝在野嘗得精筆良
紙揮灑自得又不知其暮年境界若何乃今徒令其子
若孫搜索成所故篋得殘牋片楮而寶之藏之烏足窺
先生全豹哉噫亦可慨也已

湯西厓少宰進呈楷書詩冊跋

高文典冊大率多倩人繕寫非不圓潤工整而書者之
性情不存焉前輩名人不然予嘗見西溟先生暮年進
呈冊子金牋上淡墨書楷中間帶行筆而道媚更可愛
山東孔氏已鉤入 國朝名人法帖中此冊少宰公縮

東坡春帖子意端莊流麗絕無對 御矜持之態足見

老輩風度不凡越人遠甚點山

禮祥

爲公五世從孫裝

而藏之洵可爲家寶并後代法則也

書張文敏公手札後

天瓶先生草草寸札具有磬控縱送之致予以爲較蠅
頭莊楷似更勝也中間科場一段稱及先少農其爲乾
隆甲子無疑時 上意嚴切在下奉行不善遂有援賞
搜檢之舉冤抑不免近日外省監場大吏務爲寬大諸
生視棘闈爲兒戲無所不可則又過矣寬之至勢必復
趨於嚴計甲子至今將六十年乘除之理未必不爾存

此札亦足爲後來者殷鑒也

跋查聲山詩石刻

名人翰墨如鴻篇巨製數十年後化爲烟燼或入敗簏中者不知凡幾此不過片楮贈行詩耳作者亦不甚經意而居然百餘年猶存且裝背之摹勒之其亦有幸不幸耶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或念先世之交游重老成之手迹雖片紙隻字亦藏收之然而其人遠矣

爲戴恂若

怡然

題蔡厥脩

詒來

楷書後

厥脩先生書無盛名而功力精到若此能以自家神明合古人矩度迥非虎賁優孟之比恂若戴君先生之孫

靖也以所藏黃庭千文楷法二種見示予因得窺見一斑遂識數語於後

又

恂翁復得厥脩先生暮年所寫黃庭一本示予予屬其并裝於後時適閱查伊璜先生東山外紀論文當以有餘爲工譬美人入格者未是美其離形處自有可動人古畫得法者未是畫其浮楮處自有可奪目是所謂有餘也天地無風雲川岳高卑盡矣又云畫家不善畫空千古缺處畫中著人須從此人性情現出正壑外增一筆不可卽不著人山水自有性情一片生成加減不得

又云畫是醒時作夢夢或無理却有情畫不可無理正妙有情以上諸語頗與書道有合遂錄於紙尾與恂翁共參之

跋姜西溟楷書後漢書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列傳冊

本朝書以葦間先生爲第一先生書又以小楷爲第一妙在以自己性情合古人神理初視之若不經意而愈看愈不厭亦其胸中書卷浸淫醞釀所致董思翁嘗評平原書所謂不爲結構天真爛漫者是也此冊爲備之孫君所藏中缺二頁屬某補之予逡巡不敢下筆再三

步景月引集卷一
徵索不得已應之狗尾之續得罪於先生多矣因附識
冊末以白懺云

姜西溟臨魏晉人各種書冊跋

予反復觀湛園先生此冊微覺有會今人臨摹古帖率
皆相其大小長短肥瘦而一一描畫之如小兒仿本習
之久未必無虎賁之似然神氣去而萬里矣先生之於
閣帖不然只就逐行逐字熟其綰結纓帶之法然後行
以己意或對臨或背臨全於神理間取之故初看若不
經意者愈看愈不厭耳昔孫退谷嘗言聞之鍾伯敬云
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試取古人帖中

數字極朴而無態者一臨之才覺有一二分似處卽佳而彼其朴而無態者自若人反不以爲佳此所謂厚也予謂天真爛漫是吾師惟真故朴惟朴故厚吾故於先生紙上意趣之妙見胸中醞釀之深而益以想見先生性情之真也臨之難鉤摹而得其意當亦不易

姜西溟臨十七帖冊跋

先生所藏宋隔麻搨十七帖一本予曾見之王韓城杰相國處生平得力在此故書格爲 本朝第一

姜西溟臨晉人書跋

出自率意又當炎蒸不知者以爲僞非也其一種卷軸

之氣固不可掩耳

書筮在辛

重光

侍御畫筮冊跋

畫筮爲江上外史所著按原跋尚有書筏一篇並經鐫版卒未之見順之周君錄有清本因製佳紙界朱絲闌索予書之字數旣繁予不免人事之擾又今年春夏奇寒毒熱不能握管之日居多計此冊畱校頭不下年餘而忽作忽輟凡閱數月始畢事前後字跡都不相貫又無論工拙矣每段內細注爲王石谷憚南田兩先生評亦依原跋錄也

萬九沙先生手書冊跋

同書弱冠之年隨先大父先君子移居後洋街與先生
七桂廳老屋衡宇相望晨夕過從同書嘗侍立焉見先
生童顏皓髮躡朱履支過頭杖談書論文亶亶不倦間
蒙垂盼藹然粹然不以小子忽之回憶曩時蓋又七十
年事矣今先生曾孫子雨三兄雲出守粵東臨行以先
生八十外所臨閣帖及古隸一冊見示屬爲之跋循覽
數四如商彝周鼎古色黝然又如蒼松老柏可愛可敬
竊以得睹爲幸謹識歲月於別幅而歸之

題王二癡畫冊

今年夏客有攜耕煙老人千巖競秀圖長卷求售者索

價極高值予又囊空不能得踰時詢之則已歸老人之
從孫玖號二癡其時予猶未識二癡也後於虞山沈宗
婁棧庶子所見二癡作山水幅秀潤蒼厚綽有門風因
過訪得展前卷舊物復歸將爲子孫永寶相與咨嗟歎
賞者久之二癡並出其近作畫冊屬題予以東坡品摩
詰畫語書之亦君家故事也旣題復爲識數語於後

題沈椒園先生所藏書札冊子後

昔外舅水蓮汪先生嘗集其友朋書問裝潢成冊題曰
倒陳集不獨取其書法之工也或以學術人品見重當
世或山林高逸不爲時所知者咸藏弄焉同書生也晚

不獲親炙老輩風致竊嘗有意搜訪間得其片牋尺素則寶若古物一日謁椒園前輩於隱拙齋中偶論及之因出所藏名公書札冊子見示先生負重望數十年交游滿天下凡所還往豈但一月一束而已乃其冊中所收特老輩數人所言率以道義相尚使後之展閱者輒想見其爲人亦足見先生用意之深而交友之篤也攜歸畱按頭許久適聞先生有粵東之行亟送還之謹識數語於冊尾

陳楞山先生自繪小像跋

楞山先生名揆號玉几鄞人也家於杭之仁和遂爲仁

和人久客於揚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不就卒於家詩名繡鍊集工寫生零縑斷楮爲人所寶重前輩堇浦先生稱其畫此種造詣豈特近時罕覯求之六百年以上可仿佛一二又云某資性驚下於五七言無能爲役諄諄索先生詩錄寄都下有如盲者之思視跛者之思起其欽佩可謂至矣

歸昭簡公

宣光

石刻跋

文石室集張景儒先澤卷題後一篇提刑司勳張某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見示且曰景儒不獨自愛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妄云云

吾於歸昭簡公遺筆見之夫以公退食餘閒偶然欲書
隨意所止亦不署款而字裏行間寬和端雅無矜情作
意之態無一筆潦近簡率儼然蔡端明荔支譜帖令嗣
昆仲寶藏而壽之石宜也公與先文莊公同官卿列同
書嘗獲侍顏色長身疎髯藹乎如飲醇酎今於翰墨間
猶可想見老輩風度云

跋陳句山太僕臨蘭亭卷後

先生於盛暑中破三日功臨此卷刻意求似則竟似矣
然字裏行間仍有先生自己之蘭亭在故妙也不然陽
貨之於孔子優孟之於叔敖似則似矣奈凡骨不可換

何

跋劉石菴先生與沖泉弟手札

今之能爲晉魏人書者唯石菴先生雖隨意書尺不可
翫視數年前予所見與徐芳圃恕方伯一札更精妙不
知其爲祝融取去否也

跋張藻川姑夫

映辰

書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冊

此先姑夫張藻川先生寫而未進者表弟仲雅孝廉藏
之家三十年懼其慢嫖攜來西湖供奉葛林園池上俾
住僧晨夕禮誦轉此一重功德以上宣 國家鴻慶下
芘清河一門庶無負前人恭敬繕錄之意云爾乾隆歲

在壬子人日永上人屬頻羅居士識其緣起如此

倪氏七芳圖跋

父執穉疇倪先生古君子也生平有鄭虔三絕而人不甚知蓋其筆墨矜重不輕與人故流傳絕少先君子與先生少同學後同年同官纔乞得鳳巢書屋冊一山水小立幅一至今藏於家此七芳圖令郎敬堂少宗伯

承

寬舉鄉榜時先生自京寄歸以寵之者神韻獨絕殆不食人間烟火者尤爲得意之作予在京師與敬堂世交同館晨夕過從曾出以相示不忍釋手迄今三十餘年如洞口漁郎每一念及惘然若失今年夏敬堂公子時

慶從常州屬其友人攜到乞題復得展玩數月之久何其幸也而追仰先型緬懷舊雨又不禁存亡今昔之感其敢不識數語於後乎

題黃小松易游岱嵩冊

小松司馬性情與古相入翰墨遂與古相會其蒼莽盤鬱之態宋元以後無此筆也而狀北地之山川尤非此筆不足以發之予生平局縮里閭足跡所到不過圖中一二而展讀岱嵩四十八幀及序游諸篇政如八方之在軒庭又何必嚴夫子所云州有九游其八耶有小松經邱尋壑之勞而因有吾輩臥游之逸何其幸也冊子

寄到爲仲冬十日又贈我楊龍友

文驄

宋牧仲

榮

黃俞

邵虞穆

三札適先一日文水鄭東侯

岱鍾

同年亦遠寄

傅公他

山

壽毛

眉

父子閭百詩

若璩

各尺牘皆不易得

之物連日眼福不淺遂不禁歡喜讚歎牽連書之

跋施茗柯

養浩

撫黃鶴山樵村舍圖卷後

茗柯同年甲戌下第後館於京師范氏之穎園與予寓舍較近時相過從一日家鄉寄至黃鶴山樵卷一邀其同賞歎爲精絕乞依樣撫一本欣然許諾越數日挾卷來曰動筆方知古人真不可及貌雖似而神則非矣茗柯固自道亦箇中人見到語也卽付名手徐翁裝之藏

篋中自北而南久不記省蓋不覺忽忽垂五十年不知
何時失去展轉歸於小年十兄汪日處小年亦不知也
會屬予跋數語於尾一展卷如見故人掀髯落筆時而
錦襖猶新宰木已拱不能無今昔之感焉小年固請還
璧予不謂然茗柯名場蹭蹬中年才得一官遽見顛蹶
及歸來塞上已迫桑榆翰墨流傳絕少此卷爲鑒家所
得不至零落他所幸也況小年與茗柯至戚而予復衰
老不堪把玩又安知不爲蛛絲煤尾所辱存此一重公
案爲村舍圖增一勝賞豈不媿歟

書胡雲持先生

天游

柯西石宕記跋

予向聞越中吼山之奇神剡鬼鑿莫可名狀以人巧成
天工尤奇之奇者也會一再東渡而未暇以游今且老
矣輒以爲憾偶讀雲持胡先生柯西石宕記敘次如畫
文亦如柳公鉅鉅潭諸小記刻削清峭不啻臥游其間
亦炎夏一勝事也乃喜而錄之紙爲端沐許秀才楷手
製非市上常售之品以試予筆亦復不俗爲語許君倘
日日擣好紙授予塗抹當弗辭揮汗也

跋周芝岩灝冊

芝岩叟竹刻精妙不下於朱氏喬梓不知其能書畫也
今娛志主人以山水冊見示古雅蒼勁中有秀潤之氣

得宋元諸名家之神韻不愧名手乃竟以竹刻掩之也
文人之不可輕量如此豈獨書畫爲然耶

書張仲雅雲璈表弟冊後

學書無他道在靜坐以收其心讀書以養其氣明窓淨
几以和其神遇古人碑板墨跡輒心領而神契之落筆
自有會悟斤斤臨摹已落第二義矣同書故不學宜有
是說然竊嘗自試之年來人事多累遭故不一胸中略
無愜適時而又牽帥於無益之應酬幾不暇給不特下
筆格格不入且於此道自生厭惡雖日弄筆墨適自敝
其手腕而已可歎也仲雅表弟自幼善病喜閒靜一切

世俗事不足攬其心閉門養疴足不出戶限正學書時也而又心好之能領略古人用筆之法不患不日進於道鄙人惡札又何足云哉去年冬以冊來索書全頁會人事沓至遲數月而徵之頗亟因草草作此以應諸責知我者必能爲我匿之勿以示人也

書嚴葆林香照圖後

葆林名文典字維穆乾隆甲子舉人壬申會試中式甲戌

進士山東曹州府桃源同知

乙卯之秋歸安嚴君章傑來省試奉其先人葆林同年遺照冊謁予屬題予維葆林之爲人也少年工詩文有聲鄉里通籍後牽絲東魯所在表勒棠政惜未能竟其

用此人所共知者獨其令嗣爲君遺腹今纔弱冠不特
先人一生讀書行事多所未詳且音容亦渺不相接有
此冊則自少而壯而暮年凡與交遊及宦途所到之境
一時一事厯厯圖之昔隋徐孝肅生不識父問母知狀
求工圖寫構廟定省況此出自生存之日每幀皆自抒
其胸懷有圖有說以視孝肅之追摹不尤親切有味乎
章傑敬謹藏弃偶一展閱優乎愜乎若在膝下孝子不
匱之思將於是乎寓吾故樂副所請而綴數語於簡末
焉

題龔半千賢畫扇

程青溪

正揆

嘗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

境界也北宋人千邱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予謂昔無可道人乘興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此政是士人筆墨無所不可甲寅五月端午後天氣清和如三四月偶檢此發興一題以補其空處得無嫌闌入打諢不識理趣耶

吳思雲先生詩跋

此海鹽吳思雲先生壬寅九日李分虎席上醉贈諸同人詩也先生名爲龍思雲其字又字汝納明中丞諱麟

瑞孫貞肅公諱麟徵從孫孝廉諱晉晝之子先生少豪
逸有遠志善詩古文所交盡知名士旣而故人零散苑
枯各異先生潦倒不得志康熙己未以布衣薦鴻博不
起高隱海隅唯詩酒以終其身至今姓氏鮮有知者予
與先生之元孫子安寧子脩兄弟交得讀其遺集貧
不能刻藏於家特持此牋乞書以見昔日游讌之盛卽
以表全豹之一斑云予嘉其意遂從所請壬寅康熙元
年也

跋新安汪氏說文繫傳刻本

是書訛謬不勝指摘數年前曾校勘一過後又得抱經

盧文 頤谷孫志

二君手校本補錄其上龜可覽觀矣今

此本爲頤谷所索卽以贈之倘續有更定處幸不靳示我焉

爲張翔鷺書娛志居記跋

此予同年友查梧岡

虞昌

作也乙卯之冬予以事至清

風涇上盤桓娛志居者三日主人出此篇見示因允書直幅揭之坐右適日來疲於酬應腕力大弱雖踐諾責殊不自愜聊以塞白而已吾家大來與君姻親居同邑上冢來西湖附其歸櫂致之當恕我悵惓也

三堂先賢神位跋

三堂神位次序爲同年朱石君前輩視學吾浙時取柴學正杰所撰祠志考正釐定而屬同書書以上石者也同書適抱疴初起匆遽一書未暇詳審刻既竣覓拓本閱之間有訛字然已不可復更因亟取誤者改書此石置之碑右以志吾過其中未安處尚多卽如三堂之在六一泉本展轉遷徙至此實與六一無涉也勤上人詩僧駐錫不應列入將來或建專祠或增或汰須俟後來者唯李公鐸以下六人朱公未書闕疑也柴志故有之并補書於右亦疑以傳疑之意云爾

爲胡桐峯先生

際泰

寫壽字跋

世傳陳希夷摩崖書福壽字各一奇詭不類人間書購之者往往拓以丹墨裝以繒素懸之堂皇以其仙也近時天台王翁世芳亦嘗大書壽字贈人人亦爭願得之蓋翁生長仙鄉年在期頤之外荷盛朝優異之典賜爵授杖逾於常格不必其書之工而以其人之瑞也同書何人乃大書而特書耶顧惟壽之爲義載在經史曰以介眉壽曰令妻壽母曰爲先生壽大率以下奉上以卑承尊致其頌禱之意云爾今年太歲在昭陽單闕陬月上元前一日爲桐峯年伯暨夫人八十雙壽之期良辰樂事美具難并詰嗣諸君屬同書作擘窠壽字爲堂

上慶予分在躋堂之末既不能作爲詩歌以揚盛德其
又敢以蹇乏辭乎謹書此以獻

書陶篁村

元藻

汪氏雙節堂旌門詩跋

蕭山汪君

輝祖

純孝人也數年前以母夫人雙節事乞

言嘗一過予門未得面既又屬其友與予善者爲道意
予逡巡未有以報非不應也自分陋劣不足以傳節母
耳今汪君既刻其贈言集錄若干卷成復致書於予楮
墨間肫然有孺子之色不覺令人慚悚無以自容其又
敢以他辭耶顧讀集錄中凡海內名公巨卿銘誄記傳
無所不有淺末小子懼終無以贊一辭適篁村書來云

汪君將有事雙節堂石刻之舉不妨以手代口是善爲予解也因卽錄箕村七古一首以畀汪君書雖不工或庶幾可以贖予愆也

全椒金樓亭同年

兆燕

樓亭詩石刻跋

予居京師七年樓亭同年時相過從每譚甚洽及戊寅歸里後數十年音問間闊而樓亭於十年前歸道山竟未聞也今令子筱村臺駿寄示王夢樓太守樓亭詩石刻所謂樓亭者雖未之見讀其詩殆不啻與故人重相晤於宛邱學舍也懷人傷往一時並集爲之綴數語於

詩尾

題陸貫夫紹曾齒墓

禮君大夫髻爪實於綠中士埋之古人於受之父母者不敢毀傷況父母所遺之齒乎貫夫陸君藏其先人之齒兢兢唯恐失墜將起冢立石以識之夫亦猶行古之道也而說者或以釋氏髮舍利塔例之則未知仁人孝子之用心矣予故爲揭之於石

跋張翔鷺隸書格言

隸書無小字小則勢不得展也近世唯翁間於題跋用之然亦行以唐法而學漢隸者輒見矣翔鷺張君因難出奇於分寸之間有丈尺之勢是爲絕藝此格

言一通猶其稍放者它所見多蠅頭尤不可及云

跋楊勗齋先生度汪自書制科文冊

勗齋先生爲予表妹壻楊君苞文尊甫也向得讀其手書制科之作凡若干篇淵雅藻麗各極其妙而楷法之工尤入率更之室惜先生赴修文之召已久未獲親炙而苞文亦有才早世今其冊爲令弟鳳文所藏復索觀之爲書數語於後以志企慕之意云

書謝氏所藏心經後

予與東墅三兄同年世契四十餘年文章學問實心師之其入直書房最久諸王並相器重公退之暇一室一

几無廢筆墨時數年前曾以紀恩詩五章及南北食
味雜詠百首寄示以繭紙界朱絲闌一手書寫冊盈二
寸許大小行楷不下二萬餘言到底不懈真一生不能
再得之物已裝背謹藏之昨哲嗣組珉世講讀禮里門
出觀成邸五十七年書贈藏經紙上心經君亦書一本
附後筆迹稍有頽然之意而君亦不久棄世回憶庚戌
之秋予祝釐入京下榻君寓齋每夕相見無所不談
此情此景猶在目前不禁黯然有人琴之感遂書數語
於簡末俾組珉收弄後有覽者亦見予兩人心跡交道
於百一也

跋謝東墅南北食味雜詠詩冊

東墅謝三兄爲先文莊公門下士後與予同年入詞館
晨夕過從情誼如弟昆而學問實兼師友也予自乾隆
戊寅以憂歸不復出而東墅入侍 內廷歷致通顯稍
稍間闕然中間奉使南省未嘗不晤予先後三次祝

釐入京亦往往寓其邸第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暮年老
病失意書問頻數每有吟詠輒寄示予此冊則其最後
者不下二萬餘字首尾略無譌誤唯鱗黃魚一首落去
三句則予爲索稟補書其旁也不特東墅一生不能有
第二本非知交如予亦不能得此二寸厚之冊也今東

步累居集卷之二
墅宿草再新而予猶幸存人世偶出把玩不禁人琴之感因書時未署歲月名氏乃爲跋其尾以示後來者爲我藏弄之勿失也

方蘭士薰山水立幅跋

蘭士方君畫初師文趙中年極力追摹宋元人得蒼潤深秀之致爲近今數十年來第一手垂老多病精氣稍減而此幅獨於疎澹中見本色良由其學力深靜而一時紙墨之適不可多得也

題蘭士畫貓

世傳二危日畫貓鼠輒避去魏叔子畫貓記曾及之今

年上元前一日政值此辰匠誨好事索方君樛菴圖此
予惟近日鼠子黠甚而貪腐糧者反酣豢不任事且受
侮焉或者假固勝真未可知也又況樛菴筆尖不讓王
武其定能爲虎舅一振狐威耳不翁戲題時爲嘉慶己
未

書戴氏奉佛龕

德清戴竹溪

士宏

翁親見祖孫七代享壽八十七無疾

而終洵非佛果中人不能至是先是嘉慶三年翁夢入
古寺有僧執麈柄予之曰不三年當來此至五年六月
八日忽謂次孫晉璉曰僧來三次矣今日當飯僧左右

漫應之是日竝無僧來而翁竟於是夕長逝矣越三日
成歛親朋弔者接踵有素不相識人亦稽首靈坐前向
家人索食予以瓜噉訖不見階下畱一佛長尺許僧鞵
一木燭臺一徧訪之不知其所自來予聞其事甚異因
思戊午春予便至清溪走謁翁見容貌嚴靜語言真樸
心竊敬之爲書七葉堂額并有關於翁之盛德者未嘗
卻其所請今哲嗣恂若恪然奉前佛飾以金藏以龕乞
予一言爲證予因直書其事以俾後裔知其生也蓋有
所自云

書趙氏墓志後

銘幽之文流傳往往不廣蓋一入不復出也舊制用方石二撮底平面合之錮以鐵束橫石其變例也今趙氏向亭昆仲旣以是本遵舊制命工移掇上下摹勒方石納之壙中復就此本橫刻之陷置祭堂之壁以示後人以便椎拓斯兩得之矣孝子終親之事卽此一端不憚繁重不惜多費其它竭情盡愼可知是可敬也爰識之

冊尾